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章子怡汪峰應將在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前結婚。二人已於上月二十九日秘密在香港遞交擬結婚通知書，入紙申請結婚，根據香港《婚姻條例》，發出擬結婚通知書後，雙方要在三個月內亦即六月二十九日前結婚，而當日正好是汪峰的四十四歲生日，這有可能是汪峰的巧妙安排，在章子怡今年二月三十六歲生日高調求婚，再於自己生日當天跟章子怡共諧連理，實行雙喜臨門。

章子怡二零零七年透過優才計劃取得成功獲得香港身份證，棄老家北京改選在香港註冊結婚，汪峰與她結婚後，亦因此可申請成為香港人。

汪峰與章子怡相戀以來，一直不被看好，外界向來勢利，指兩人身份懸殊，女尊男卑，章子怡貴為國際明星，有「國際章」稱號，單憑《一代宗師》宮二角色連奪十二個影后獎項。身家方面，章子怡與母親合共身家估計近十億港元；汪峰因與章子怡拍拖，人氣持續高升，因而帶旺身價不斷上升，有指近日其歌酬已升至千萬，二月盛大鋪張求婚一幕就如用行動高調為自己身家不及章子怡平反。

兩人不被看好的另一原因，是汪峰和章子怡的豐富情史不相伯仲，汪峰經歷過兩段婚姻，有兩個女兒；章子怡為人所知的戀情共有三段，就正因為雙方都遭遇過感情挫敗，失敗的經驗教會他們更懂得珍惜對方，從過去的滑鐵盧中看到自己性格的缺點，加以改善，學會怎樣保護一段感情。

汪峰四十三歲，章子怡三十六歲，相差七歲，年齡上非常適合，外形亦十分匹配。男人年過四十，才真正成熟穩重，是時候感情有所著落；章子怡已屆適婚年齡，事業又有成，經濟獨立，結婚與否不影響她在演藝事業的定位。趙薇結了婚，生了女兒，事業還不是高峰疊起嗎？如果章子怡打算為汪峰生兒育女，趕在今年內結婚懷孕，還可在四十歲前做媽媽。

章子怡汪峰結婚，看好嗎？

琴台聚客

彥火

黃維樑說，余光中兼具五彩筆的寫作才華。他用藍色筆來翻譯。

月前，我特地對余先生進行了一次關於翻譯的訪談。

應該叫「戰車」，坦克是「聲音」，例子不勝枚舉。余先生調侃地說，前人是食古不化，今人是食洋不化。可謂一語中的。

惡性歐化常見如「反身」，說「他不自知」、「他沒有自知」，已經夠好了，用不着說「他自己不自知」；

還有「各種主義」的問題；愛國主義是不妥的名詞，一個人認同自己的民族和國家，是一種感情，而不是一套思想；

中國民族眾多，各族對愛國的理解皆有所不同，以思想作統攝，太不講得通；我還經常見到「愛國主義精神」，愈講愈囉嗦，也是受外文的影响；

現在流行着一些歐化的動詞，例如「進行」，不說「A在訪問B」，而說「A和B在進行着一場訪問」；

又例如「作出」，無處不在；「日軍侵華，我們作出反抗。」很弱的一種表達。「日軍侵華，我們要反抗！」「反抗」充滿了力量，有血有肉；

動詞弱化，變成抽象名詞，乾抄式的動詞，欠缺表達能力。余先生還糾正，我們習慣用詞上的謬誤，「凡事情做好，現在都給加上『成功』，『成功猜對了謎』，『成功建設了大橋』，亂套英文的succeed in。」

余先生對翻譯曾有八字真言：「白以為常，文以應變」。這就是余先生過去經常所提到的精要概括。余先生說過，現代漢語有四大基本成分，白話文、文言、良性的歐化和口語。

余光中的藍色彩筆

余先生說，溯自二十世紀初，「廢科舉，棄文言，採取白話作教育和寫作的工具。從文學史看來，舊小說開至茶蘼，新小說繼而興起，直至《老殘遊記》，雖然已經用上白話文，但仍然沒有出現歐化的問題。」

余先生認為，歐化是從五四開始的，「五四時期，很多學者認為儒家太封建，道家太迷信，中文不夠好，不夠現代化，主張以拼音文字、英文、法文來代替漢字，引進西方思潮，用邏輯談問題。這些學者像魯迅本身舊學的根柢就很扎實，無論怎樣歐化也有限。」

其實提倡白話文的上一輩文人，如魯迅、胡適、陳獨秀、夏丏尊等人，古文根柢皆很深厚，即使他們寫出來的白話文，歐化的程度也多不着痕跡。

余先生指出，「歐化現象」是始於魯迅等的下一代。

他舉出兩個主要的原因——其一：文言廢止後，全國學英文，中文漸漸靠邊站。自小耳濡目染，中西的板塊便發生移動。

其二：要引介德先生、賽先生、各種主義，一時找不着對應的翻譯，陷於膠着。

民主譯成「德謨克拉西」；靈感翻成「煙絲披里純」；抵制說成「杯葛」，源自英文的 Boycott，Tank

「天言知玄」楊天命

幾年前興起熱詞「審美疲勞」，意指對某一事物或某人看得太多，縱使有多美，也覺得看厭了。而今天，天命想和大家討論的，是一種更為有趣的話題：審醜。通常說來，我們喜歡欣賞美女、靚仔，而不會去「欣賞」一些長相欠佳的人。那種欣賞、認真審視「醜」的行為，就為之審醜。

審醜觀

大家別覺得不可思議，仔細想來，借欠佳的外貌、奇怪的舉止而走紅的，大有人在，不用天命舉例，大家也應該能在心中想到很多例子。又如，有人嗜看暴力電影，對血肉橫飛、擠壓變形的人體感到有趣。再如幾個禮拜前，在歌手張惠妹新發布的MV中，不乏雙手佈滿眼睛、打開肚子看到內臟等畫面，即使經過藝術處理，還是令人毛骨悚然。這些例子絕非說明現代人「審美變態」，事實上，審醜也不是現代人的專利。大家可別忘記，古代有對聊齋鬼怪的喜愛和推崇。仔細想來，「換皮」、「挖心」和「吞痰治病」等情節，是極其惡心、怪誕的。這便是早期的審醜。怪誕、醜陋的形象，明明應令人作嘔，為何會引起人的欣賞興趣，甚至令某些人欲罷不能？這就是大家一開始研究審醜觀要問的問題。天命難從學術角度給出答案，回歸本行，大概能從陰陽說的角度給出解釋。

陰陽互補是道家哲學最基本的理念。有陰便有陽，有美便有醜，兩者相互調和，相輔相成。回到天命一開始提到的「審美疲勞」一詞，長久審視一樣東西，即使那是美麗的，也會看得生厭，物極必反。反而，欣賞一些怪誕形象，得到新的視覺體驗，說不定對於某些人來說，是一種新的享受和品味。

晨練除了強身健體、陶冶情操外，還有意想不到的驚喜。有一次，我在晨練時意外地遇到了一個多年不見的小學同學，他先盯着我看，我也覺得有些臉熟，費了好大勁，才猛然想起他的名字。他見我這個老班長還記得他，很高興，與我熱情地攀談起來。從他的口中，我又了解了好幾個其他沒有聯繫的小學同學的情況，從而使我萌生辦一次小學同學聯誼會的想法。不少多年素未謀面的老朋友、老同事、老鄰居也都是在晨練中邂逅相遇的，大家在一起聊天敘舊，心裡特別舒暢。

晨練，不僅使我的體質得到加強，使我的精神得到歡愉，使我的心態得到陽光，還使我的交際圈進一步擴大，讓我的晚年生活活得更精彩。讓我們和太陽一同升起。有句諺語說得好，早起的鳥兒不僅有蟲吃，還可以看到壯觀的日出。晨練比晚練更有能量，睡眠更好，人也更有朝氣和活力。



晨練可強身健體、陶冶情操。網上圖片

與太陽一同升起

每天清晨朝陽升起時，我便準時來到小區廣場散步，將自己融進廣場美麗的景色中。

小區廣場到處都是晨練的人群。在東邊的歐式長廊，一群老人在抖空竹，小小的空竹在他們雙手的撥弄下，就像一個個鮮活的精靈，上天、落地、爬杆、轉掌，一切都那麼自然、協調。抖空竹抖出了老人們的健康和快樂。在西邊的星月廣場，大媽大姐們在悠美舒緩的音樂中翩然起舞，一伸手一抬腳，一彎腰一轉身，舒展大方，快三步、慢四步、蹦的、桑巴、新疆舞、健美操等跳得有模有樣。這是晨練的抒情詩，這是時尚生活的讚歌。在南邊的園林大道，穿着一身功夫服的「混合旅」在耍拳舞劍，時而大鵬展翅，時而金雞獨立，一招一式，剛勁有力。這是人生的拚搏，這是民族振興的呼喚。在北邊的草坪健身點，吊單槓的、撐雙槓的、過天橋的、壓腿的、拉環的、轉盤的、跑樁的、美腰的……各式各樣的器材健身交相輝映。這是活力的象徵，這是自信的表现。

漫步在這大樹林立、花開四季、人和風清、草坪如茵的小徑上，眼觀這美麗的景色，我的精神格外爽，人也覺得年輕了許多。

談起晨練，我也剛堅持了一年多。原來我沒有晨練的習慣，喜歡睡懶覺。在去年「全民健身日」那天，社區組織了一場千人健美操表演，當地電視台還特意來錄影，看到健美操中那男女老少們激情四射的表演和充滿活力的健康身體，我深深地被感染，聯想到自己的身體狀況不盡人意，便決意開始晨練。

剛開始晨練時，我是人云亦云追潮流。開始看到有一群人在玩石鎖，其中有一個白髮老人還玩起了「霸王舉鼎」（就是把石鎖甩起來，用手準

確地托住鎖門，舉在高過頭頂的地方）和「猴兒戴帽」（就是用握緊的拳頭的四個手指形成的立面去接石鎖），便忍不住也前往試試。因為我年輕時也拋過石鎖，知道石鎖是一項能體現出真正功夫的健身項目，也是一項全身運動，能鍛煉人的臂力、腕力、抓力、指力、握力、眼力以及腰部和腿部的力量。殊不知今非昔比，由於時過境遷數十年，我早已丟了功夫，加上年老體衰，剛拋了兩下石鎖，就把腰扭傷了，害得我休息了很長時間。還有一次，我聽人家講，練長跑對人體的全身部位大有益處，特別可提高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機能，於是早晨起來便也跟着跑。然而對於我這個平時從不鍛煉身體的文弱老生來說，實在是一種體力透支。別人跑三公里還有餘力，我跑了半公里就氣喘吁吁，而且還有胸悶、頭暈、作嘔的感覺。我自知堅持下去非但不能奏效，還有可能加重症狀，於是便果斷地改為步行。每天早晨堅持步行三十分鐘，步行時由慢到快，以身體微出汗為宜，精神不但感到愉悅，食量也有所增加，心肺功能也得到增強。

人年齡大了，各項功能就有所衰退，毛病也就不斷來找你麻煩。心跳過速趨於正常了，頸椎、偏頭痛、腰背痛、眼睛老花等毛病也纏身了。單靠步行一項運動是治理不了這諸多病魔的，必須全盤考慮，各個擊破，所以我結合自身情況，在步行後又增加了一套自編的綜合保健操。首先是頸椎操，主要是「抬頭低頭」、「左右繞頭」、「叉腰轉肩」等，以加速頸部血液循環、解除肌肉痙攣、增強頸部韌性；接着是「腰背操」，即學小燕子一樣作飛翔的姿勢進行鍛煉的方法，兩臂靠在身體兩側伸直，然後頭和肩以及雙臂向後上方抬起，與此同時，雙腿伸直向後上方抬高使

魚的聯想

在江蘇南通吃罷長江四鮮——河豚、刀魚、鮪魚和鮰魚，不由得想起杜甫的詩句：「沙頭宿鷺聯拳靜，船尾跳魚潑刺忙。」

反疫苗戰爭

我留意到香港人普遍對抗生素、類固醇、感冒藥等的戒心不低，大抵因為日常生活中容易感受其害，但對疫苗及基因改造食物的警惕則不高。很多時候，要到國家層面上作出反抗，才能反映到真實情況。

先談疫苗，友人問起如何看副作用列表，她說真的沒想過疫苗有副作用，以為只是會發燒或肌肉見紅而已。最直捷簡單的方法是看「疫苗標籤」，即 Vaccine Package Insert，藥廠及美國食品藥物監督局的網頁都有上載，當中列出化學物、當然微量；副作用；當然聲稱「見紅，但你要知道一切是存在的，而且孩子不是打一兩支針，而是幾支。還有即使是一支，也是直接入血，而不經呼吸或消化系統的屏障，影響以倍數計。至於與世衛所定的最高攝入量指引相去多少，則沒有人認真研究。大家別以為疫苗只有半死不活的菌，有些素食者甚至不知道疫苗內有動物殘留或細胞，它們不經消化系統，而且會永久殘留人體，甚至與我們的細胞結合，發生病變、癌變。

清朝丘逢甲的《得領臣台灣書卻寄》詩說：「波濤道險魚難寄，城郭人非鶴未還。」以魚雁作書信的往還，已被電子時代的智能手機取代了，杜甫「家書抵萬金」的期待，如今不到一秒就可任手機上收到訊息了。不過，有些智能手機，也確實是要萬金才能擁有的。

魚代表魚袋和魚書信，今天的年輕人恐怕大多不知道了。知道的，可能是清蒸海魚最是美味，而最美味的水價錢愈來愈貴，教人吃不起了。或者知道的，是哪一家的魚丸最是彈牙，台灣的烏魚子用高粱酒燒烤後夾蘿蔔片最好吃。古代的魚子饅、魚衣、魚車已然不知指的是什麼。現代人最怕的是手機沒電，至於造成的魚沉雁杳代表的意義，自然是知道了。

最重要的宴會前拍了一張大合照，並即場分發與會者及新聞記者，各大報章只能從這張照片中寫新聞。事實上，這是一場普通宴會，為紀念《基本法》頒布二十五周年而設。當此政改方案正在僵持不下，難得有這樣的溫馨聚會，讓大家回憶近三十年的往事。

隨想

興國

鮮——河豚、刀魚、鮪魚和鮰魚，不由得想起杜甫的詩句：「沙頭宿鷺聯拳靜，船尾跳魚潑刺忙。」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保叔叔年逾九旬，可能是在場年紀最大的一位，他在上世紀五二年來港定居時，我便認識他。逾一個甲子友誼情未變，祝他健康長壽！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舉行宴會，宴請原香港《基本法》起草委員會港方委員和原諮詢委員會委員。

梁振英宴請

香港諮詢委員會共有委員一百九十四人，去世的根據我的不完全统计，約為四十人。但當日到場的只有三十人左右。不知道是當局選擇性邀請，還是許多人未能與會。至於泛民主派的人士，當日所見，只有麥海華一人。

梁智鴻醫生年紀雖大，仍是城中公認的「公職王」。聲音洪亮，講話七情上臉，相當難得。